

皇朝編年備要

十二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二

凡二年

仁宗皇帝

起癸未慶曆三年
止甲申慶曆四年



癸未 慶曆三年春正月置德順軍

建渭州籠竿城為之

從王堯臣之議也堯臣再安撫陝西歸奏言廊延環慶其地皆險固易守惟涇原為戎虜之衝今置帥府於涇州誠合事機因論禦戎之策其一鎮戎軍接賊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朝廷若謂葛懷敏之敗諸寨不足禦扞遂為棄地則鎮戎為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內則為渭州藩籬外則為秦隴襟帶請建置為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其三原州西有路通環州與明珠滅臧等族相接湏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為表裏使招輯蕃部其四儀州城纒四五里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設若賊至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備其五涇州雖為次

邊然公涇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此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為長塹以遏奔衝其一路事勢如此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曰堯臣曰公奉使且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之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錄唐狄仁傑後。元

吳請納款

初元吳黨有野利剛浪凌遏乞三人皆有材謀剛浪凌即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

以謀間之會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知青澗城种世衡請降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曰不若因以為間使監商稅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射習知虜中山川道路世衡嘗使為鄉導奏補官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遣遣剛浪凌言浪埋

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意剛浪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其貳已不得還治所且錮嵩奔中乃遣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世衡白龐籍籍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於定川籍於是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至諭以禍福逆順縱使還報元昊得報乃出王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以野利旺榮書來會朝廷馱兵且議招懷使籍報以書而謂旺榮爲太尉籍言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稱於義亡嫌至是元昊遣僞官賀從昺與文貴俱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朗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不敢以聞從昺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則更歸議之籍上言虜今辭禮浸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同往申諭之於是命梁適往延州與定議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

備要一

大可防者三朝廷以其名分未正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昺至其國更議之。集賢校理余靖言挫北胡之氣折西羗之銳不如不和最爲得策又曰必不得已而與貨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使將靈鹽銀夏作兩鎮則賜予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取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元昊尋遣使同良佐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益鐵判官任顓爲館伴一切折以義辭屈而去命張子奭報使是冬元昊復遣其臣張延壽等繼來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賣買及以青鹽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置榷場博易增賜五萬其議乃顓所陳者。初右正言孫甫言與西人議和有四害契丹嘗使人諭之使臣中國今必恃功一也邊備復弛二也元昊得專力以制唃廝囉三也朝廷始議更張救弊今苟和又復安逸四也願陛下熟圖之至是甫又言今日尤在預擇將帥夫擇將之術無他在於責大臣而已昔周世宗以秦鳳之亂命宰相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成功而世宗謂溥曰平

秦鳳鄉之力也蓋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薦用去歲定川之敗
陛下憂憤未已大臣乃言懷敏非材所致而邊事未足以煩
聖念此實欺君之言且西戎為邊患數年大臣不能選良將
及其敗也則曰將帥非材以苟免其過豈非欺君之言乎責
成之術不可更循前失今陝西兵官惟種世衡狄青王信材
勇可戰可守自餘閭閻險貪者大臣不可謂不知也苟不知
何以共謀國事既知而更置惟在於速爾議者或謂秦州有
唃廝囉之援賊必不敢入此又不料事機之甚也唃廝囉自
為曹瑋所敗豈無怨心近歲朝廷授以節制使圖元昊受命
以來未嘗有一毫之效前月元昊破瞎毡而唃廝囉不敢出
救既不敢救其子况能為秦州之
二月立四門學以
援乎惟朝廷謹擇將帥而深計之

庶子弟
三月呂夷簡罷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
為生負
夷簡數求罷陝西轉運孫沔

上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紀
綱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痛哭無一人

備要十一

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夷簡在中書二十
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
下報美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
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
薦賢材合公議雖失之於始猶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
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背以姦而
可使者保為羽翼以諂佞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在廊
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
甫復見於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書聞上不之罪議者喜其
直至是夷簡以久疾求去上嘗剪髭賜之和藥未幾有是命
增諫官負命王素歐陽脩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諫院
供職時陝西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

既罷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負命素等為之未幾
蔡襄以詩賀素等言多勸激素等以其詩奏之遂命襄知諫

院當時謂
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

使

命鄭戩為陝西四路都部署兼招討等使以代之琦仲淹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富弼言天下

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太平不難致然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副樞之命且今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亦謂此說甚當未幾諫官歐陽脩亦言琦仲淹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言所見之事不同常式陛下最宜加意訪問望時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

杜衍樞密使

初以樞密使召夏竦

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會竦至國門言者益衆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竦歸本鎮而用衍代之

王堯臣

為三司使

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於

備要二

四

是辟張昱之杜杞十餘人為副使判官後果以辦治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錢帛糧草之數計之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萬出二千一百五十萬河北入二千一十萬出一千八百二十萬河東入一千三十萬出八百五十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萬出二千五百五十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萬出一千三百萬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八百八十萬是歲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萬出二千六百一十萬皆有奇。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取民餼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鹽鐵副使杜維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維議乃定。堯臣為三司使凡三年前使借內藏錢數百萬堯臣皆按籍還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益梓夔三路轉運皆乞增鹽井課堯臣以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

請罷之

呂夷簡歸第

蔡襄論之也尋加司徒致仕初夷簡罷相以樞使召夏竦尋代以杜衍同

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等為諫官於是國子監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皇帝龍興蹙然言曰予有大業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謹微密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貳二相庶績咸秩又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曰衍汝來汝予黃髮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又曰惟脩惟靖立朝輻輳素相之後含中履繁並為諫官正色在列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予望太平日不踰浹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指竦也詩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時仲淹琦適自陝西還朝道中得詩仲淹撫股謂琦曰為此恠鬼輩壞了事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時介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

備要二

五

之黨乎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則於國家何害也竦銜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脩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又曰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三千人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於是為黨論者惡脩摛語其情狀乃使

內侍藍元震密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
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為同列以爵祿為
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
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
五月丁卯

朔日有食之。忻州地大震。命轉運提

刑並兼按察參用歐陽脩之言也仍詔歲具官吏能
否以聞提點刑獄雖不帶使名並准此築

欽天壇先是天旱得兩輔臣稱賀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
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

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兩霽再拜以謝
方敢升階自此尚冀搗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

以致天應若此上曰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
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尋命築壇于禁中名曰

天欽置武學于武成王廟沂州卒王倫叛討平之殺巡檢使朱進

借更十一

六

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轉掠淮南所向莫敢當是秋獲於和州
斬之。歐陽脩言近日四方盜賊寢多可謂腹心之疾今沂

州軍賊王倫所過焚秦等州連騎揚旗如入無人之境而巡
尉返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約束而歸之假令王倫周游江

海之上南掠閩廣而斷大嶺西入巴峽而窺西蜀殺官吏據城
邑誰為捍禦者此可謂腹心之大憂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

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趨而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
軍官吏並追官勒停巡尉仍除名若賊入州城而不能捕知

州亦勒停都監監押仍除名若賊發而朝廷別差人捕獲其
本界巡尉仍坐全火不獲之罪詔送樞密院施行余靖亦乞

嚴為督責捕賊賞罰等法從之六月詔諸路條茶鹽等利害詔

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培刻
之政常抑而弗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

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既而
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固於商賈未

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秋七月，詔二府請

對

許非時請對

定文武臣解官持服制

詔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

領邊寄而遭父母喪者，並聽解官終制。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亦聽之。嘉祐四年九月，詔帶閣門祗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仍給全俸。

罷陝西內地

營田

從韓琦之言也。琦言：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閑膏腴土地，可以開墾外，其近襄州縣

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田，抑勒近鄰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虛抱送納，請應陝西近襄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從之。

范

仲淹宣撫陝西

先是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以仲淹為參政。富弼為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携誥命納於上前，口陳所以牢辭之意，因乞補外，不許。仲淹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嘗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仲淹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庶無差失。詔命田况為副使。

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

從知制誥田况之請也。况言：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

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補遺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然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與衆人同。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兼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理，未便

詔送兩制詳定奏乞欲今後比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內朝從之。况嘗奏事論及政體上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故常况退而著論上之略曰名者由實以生非徒好而自至者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名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而然也又曰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攝奸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飲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諛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此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矣詎無取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王率下之意耶。○時蝗潦繼作上責身引咎躬祈道佛並走羣望况又言所致災由役歛重而民愁怨役歛之重由國計日窘國計日窘由冗兵日繁今兵踰百萬比先朝幾三倍矣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民力耗弊人共知之不足言矣江淮菽麥已登而官

情要二二

八

責民輸錢物遂大賤其他科調不可勝計中產已下往往絕食民愁如此未聞陛下與兩府大臣議所以救之乃欲以一爐香數祝牌上塞譴咎臣所以不得已而言也夫國之養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堪此則為冗食今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眾大不堪戰小不堪役逐處惟務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廣捷等兵不堪戰者並降為廂軍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日久恐以致亂此慮事之疎者也往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兵尚或顧惜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

以范仲淹

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初弼以奉使賈昌朝以館伴有勞弼

除樞密副使昌朝參知政事弼力辭上察其意堅特改命弼為翰林侍讀學士至是復以命弼弼猶固辭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閣上侯弼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不得已乃受。○知諫院蔡襄言

已差仲淹宣撫陝西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

韓琦宣撫陝西

先是范仲淹任師中後時以失大計

行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臣方壯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母勞往乃詔琦代仲淹師中卒不行琦既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為之渠率而光化軍叛卒邵興亦聚眾為亂琦遣官屬授方略悉討平之關輔遂按堵是歲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琦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振之蒲華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萬餘人他州人稱是又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人是冬召琦歸闕

罷武

學

既立武學而議者以為古名將如諸葛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立學無謂故也

九月桂

世備要十二

九

陽蠻寇邊

湖南提刑楊敞募兵討之平其六峒

命輔臣條奏急務

上既擢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事國母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文武不問勞逸賢否一以歲月叙遷非堯舜考績之法請二府非有大功大善不遷內外官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保舉選差者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僥倖任子法弊冗濫日增請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二年始得蔭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三曰精貢舉進士試詞賦諸科試墨義不考經行請諸路州軍學皆置教授其取士科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兼通經義發解者不計卷首參考履行無

闕者以名聞四曰擇官長刺史縣令計資而遷多不得人請
委二府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
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知州舉知縣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五日均公田外官職田不均吏祿薄
不能安廉請均其入而第給之六曰厚農桑臣知蘇州日檢
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
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
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
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
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今江浙圩塘大半隳
廢故縣官貴糴於民京東西所在積水請每歲預下諸路令
吏民言農田利害選官治之別定勸課之法以減漕運七日
修武備聚兵京師財力不給請約府兵法募畿輔疆壯五萬
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
道舉皆可行八曰減徭役戶口耗而吏負不減民所以重困
也請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

借軍一

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九曰覃恩信三歲一赦蠲除
逋責而所在廢格主恩請違者重寘於法每赦後別遣使按
視其所當行者十日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爾頒行旋復
釐改請先委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
勅行下既而彌復以二虜陰相連結自契丹得燕薊以北拓
拔得靈夏以西其間豪傑皆為之用文書法令略與中國等
而勁兵驍將尤其所長者我當待以勅敵庶幾可禦乃別為
二策以上槩以止僥倖去宿弊為本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
者使澄汰所部吏其言如是而上方信嚮仲淹悉用其說當
著為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
止

以章得象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自是譯經潤文

降麻入

冬十月光化軍兵亂討平之。嚴監

街矣

司選

以張昱之王素沈邈為河北京東路都轉運按察使用范仲淹富弼等之言也先是仲淹等請詔二

府通選轉運按察使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自擇知縣於是量之等首被茲選。時以高易簡祖無擇王鼎宋選揚畢分使諸路既而又選京朝官劉緯周沆李上交高惟幾梁戢張固王綽王罕曹穎叔為之。諫官歐陽脩亦乞差按察使糾察年老病患賊忤不才四色之人並行澄汰且曰天下之事積弊已多欲事事更變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藉官吏能否坐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而後可。淮南舊以二稅折變得羨緡數十萬素至罷之歲計亦辦素未嘗以細故摘發官吏初若闕於事情然所布耳目甚廣間有被按者皆罪法必得故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莫敢為非矣。尋又以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師中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

仕備吏之十一

十一

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尋復轉運判官。定遷秩

格

用范仲淹所上十事其一曰明黜陟也詔略曰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罷者毋以轉官帶職

為例兩省以上舊四年一遷官今具履歷聽旨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領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若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大卿監諫議非為常例悉聽旨監物務入親民次通判知州

城水洛

初德順軍之西南二

皆用舉者數不足毋輒關陞平土沃環城雜氏數萬帳又有水輸銀銅之利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不能其後靜邊寨主劉滄密使人說城主鐸厮那令內附會陝西都部署鄭戩行邊滄遂召鐸厮那來獻水洛結公地為屬戶戩言若就築為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共捍西賊從之戩即令滄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圍之滄兵纔千數前後數百里無援滄坐胡床指揮進退

一戰而氏潰追奔至石門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樞密副使韓琦言臣宣撫陝西至涇原聞修水洛城頗爲未便蓋其功以百萬計又須三四千兵守之所費如此止求一日通秦渭接兵况滄等進兵小蕃亦豈能阻是雖無水洛之援官軍自可往來乃詔罷戩四路都部署改知永興軍而戩又極言城之便命滄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亦以爲不便召滄士廉歸不聽洙怒乃使副都部署狄青械滄士廉送德順軍獄氏衆驚擾收積聚殺吏民爲亂戩力爭于朝乃命鹽鐵副使魚周詢與戩相其利害既至而氏衆詣詢願助工役詢是戩議乃復以滄爲寨主而卒城之滄坐違本路帥命詔降一秩而士廉亦罰金。其後士廉詣闕訴洙知渭州日以公使錢貸部將及私自貸詔遣御史劉湜就鞠于渭州湜希宰相意頗傳致重法洙竟坐貶湜既還擢知雜御史尋除鹽鐵副使洙後與孫甫相遇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日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乃欲致師魯於死者而師魯未嘗一言及之何也洙曰洙

備要卷之二

十一

與湜本無不足其希時宰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立爾洙何恨於湜乎甫由是深伏其識量

十一月上

清宮災

尋有詔以宮地爲禁軍營

定館職格

此用范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僥倖也詔

兩府及大兩省官不得乞子弟爲館職及讀書之類進士上三人一任回進文召試補之

復監察御史

史裏行

以李京包拯爲之二人中丞王拱辰所薦也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既

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爲額京嘗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拯合肥人事父母以孝聞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

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

知端州州歲貢研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

者才足貢數歲更蔭補法亦用范仲淹所上十事其二滿不持一研歸

補推恩大廣疎宗稚齒並皆仕進其著為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為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宰相使相舊蔭子為將作監丞舊親大祝奉禮郎參樞子太祝奉禮郎舊親校書郎僕射尚書三司使翰林至樞密直學士丞郎子校書郎或正字舊親寺監主簿

自今子及舊親尊屬如舊餘屬第補試銜龍圖閣直學士至知雜子寺監主簿舊親試銜惟長子如舊餘屬第補試銜郎中省府推判官館職舊郊恩許薦補其嘗以賊抵罪復官至郎中及員外郎任館職者止蔭一子凡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郊限半年赴銓投狀於尚書試論或賦經義律文及格者放選不中者守選三試不中有京朝官三人保任者補遠地判司簿尉京官年二十五以上赴試于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其武臣使相樞密宣徽節度使子為供奉官舊親侍禁統軍至內客省使子侍禁舊親殿直客省至閣門使子殿直舊親奉職刺史至諸房副丞旨子奉職舊親借職子及舊親尊屬如舊餘屬第官之參班者於軍

備要卷十二

十三

頭司試弓弩三班院試書算試六韜孫吳義中格而兼弓弩或試武藝而兼通書算者皆為優等補邊任武藝不群而答策詳備者為異等引見聽旨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

限職田

此用范仲淹等所上十事其五曰均公田也自大藩長吏二十頃至簿尉監當各有差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職田

抵罪比前日稍希闊焉

五星同出東方

司天監言主中國大安

二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 禁獻祥瑞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脩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恃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西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人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數百人又殺使臣其

慶曆二年

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千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
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
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
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
歲之內前後頓殊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宜於戒懼常合修省
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
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
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
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
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
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
見北虜不舉兵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
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爾上納之詔諸祥
瑞不許進獻。皇祐三年無爲軍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爲
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詔却之知軍茹

傳事二二

十四

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河北兩赤雪河東地震

凡五六年不止

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雪也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河陰
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
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雪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盛也陰之
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盛則陰爲變而動矣
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
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
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今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
時出英斷以懼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
此應天之實也甫又曰景福內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
常之用近歲諸路之物多入內庫昔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
供燕侈揚炎陸贄請罷之今景福之積頗類唐二庫且後宮
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肉食者千餘人近聞染院染綾
甚急以備宮中支用而左藏所積紅羅去冬已絕他物稱此
則浮費可知也惟陛下罷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上

曰用物在有司
朕恨不知耳

甲申 慶曆四年春正月宜州蠻歐希範反

討平之 是夏以杜杞為廣西轉運按察兼安撫越明年討平之杞誘殺希範及降者六百餘人○寶元初朝

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橫州言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可屯兵應援三郡願擇文臣練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諫官余靖言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蓄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煖而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遊暇逸如不足憂者

備要十二

十五

及一隅有警則惶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載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纒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則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

兩 **罷陝西都部署復分路置使** 從韓琦之言也 **開經**

筵 上御迎陽門召輔臣觀圖畫皆前世帝王之迹可為規戒者因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丁度翰林侍讀學士王

洙等講讀數刻乃罷○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寶元二年上書言十五事略曰輔相之本在於進賢退愚不可使浮躁之徒以希附獲進幽素之倫以間隔見廢又曰將帥敗衄亦慮陛下將將之未盡善又曰今茲之近侍將來

之宰輔也當謀於老成考其篤行又曰用兵以來更能尤難
嚴督責以爲善治促賦歛以爲能才外飾拊養之名內行苛
刻之實或東疲民以爲軍卒受招募之賞或縱姦吏傍緣公
賦逞率割之欲又曰將領之臣私其左右而暴虐吏士衣食
之不恤器械之不利舉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用是故也又曰
昔晁錯上言募人徙邊今近塞數千里而田氓將百萬徒患
所以教養馴馭未盡其方人力殫盡國用衰減有邊民而不
善用也苟知積聚之術盡發縱之能比之遠戍之士新募之
卒其才勇豈但倍哉又曰諫官御史不務規正專爲伺察拮
據纖微之釁訐揚幽昧之私豈諍臣皆非其人所以諮詢之
義未當也又曰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
天下無事右文之治於是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出今
方外小有事臣等不復進見二年矣苟不足奉大問則屏斥
之無足惜以爲先王之遺籍古人之陳篇可以講無事之朝
不足贊有爲之出臣愚以爲過矣又曰唐德宗中才之主遜
干畿甸一詔罪已天下知其中興近詔書之下先自稱美其

備要十二

有災咎又爲文飾士民識者豈無觀笑代言之臣非皆求媚
旨使然爾累千餘言又爲勸講箴以獻至是乃復命講讀經
史以上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
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
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致
致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因頓首稱謝

三月詔州

縣立學更定科舉法

此用范仲淹等所上十事其三
曰精貢舉也仲淹意欲復古勸

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
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
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不足盡人材臣等參考衆說擇其
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上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飭矣
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
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道
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
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

者今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可為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黌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賜近臣御書

御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九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至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

不廢大抵皆述上念祖宗下思政治安危成敗忠邪善惡等事及危竿論一篇上顧學士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天章閣侍講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請釋其義許之既而度等上荅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中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行之荅聖問者即所釋三十五事也其序略曰自古求治之主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唐憲宗

要十一

十七

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曰卿等既為朕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臣等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上嘗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于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心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圖治之要○皇祐四年夏內出欵器以示講讀官丁度等初太宗嘗作此器真宗著論上製後述焉

江淮兩浙旱○

夏四月以錫慶院為太學尋罷之

判國子監王拱辰等

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越來春以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別擇地

瀘夷

寇邊○五月忻州地震

有聲如雷

幸國子監

謁文宣王

舊儀揖上特再拜次詣

元昊復稱臣

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興則楊守

武成王廟皆非常禮
素來議事諫官余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物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敢撤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寧不生心凡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計之○先是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定川之戰作偽詔誘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符秦元魏事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為賊謀也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試畫一言之其一曰元昊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久守之計則莫若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習戰鬪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土兵數少當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

備一、

十一

其家而團集之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人馬精勁悅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入寇必為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為三軍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狄為憂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其二論再議兵屯以為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數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其四論急於教戰以為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為強兵制勝之本矣其六論修京師外城以為後

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契丹之心于今驕慢且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北戎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堅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是日琦仲淹指陳上前數刻乃罷○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伏以廟堂議論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為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重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慮以安民為本臣請縷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郊請修函谷關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

北胡慢書亦隨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况今北胡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所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戒而安危之所起願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二策竟不果行○時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尋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大畧守策其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沿邊次邊北京雄霸等莫祁保瀛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等七軍北平一寨總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定為右臂滄為左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瀛定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都用兵三十萬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縱失則橫援其外十七城不復置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其二曰十九州軍寨在河朔尤為要害乞選差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其三曰除上十九州軍寨長吏選人久任外其餘小大文武官并

十州軍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監司帥臣舉充或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其四曰備軍食據守邊兵合留外駐泊屯駐就糧諸軍分屯於河南等州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旬月可到又緣大河置教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實之亦足以寬河朔乏困之民其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虜每入境惟懼此兵臣願自入河北募土人爲禁兵每一指揮即代南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又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其六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已國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如此虜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北虜以朝廷爲重王之薨北虜以朝廷爲輕矣臣願陛下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道理曉人事數人爲王畿千里內州內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之急務也禦策其一曰北虜惟懼邊兵每聞以

要一二

十

南兵替入內地虜人大喜願自今北虜若入寇緣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署司抽移若逐處土兵尚少却以南兵益之其二曰虜且守盟不動則無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爲福逞志洩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而來虜騎初入詔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擊之之聲而不與戰虜必分兵備禦已而令鎮定亦閉壁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入符家寨口則咫尺燕薊矣雄霸之間即景德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積聚虜見兩下兵入莫知爲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爲王師所縈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騎過山後以兵守居庸關古比口松亭關符家寨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

復全燕之地拔數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無遺策矣假陛下謹重未欲爲此即請寇入之後屯重兵於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出無路進退不遂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虜勢既屈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其三曰結燕薊豪傑使爲內應其四曰招納高麗使有牽制內顧之憂其五曰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德以前溪峒峻狹林木壅遏故虜騎罕由斯路而入今聞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今則往來通快可以行師當得廉幹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禦捍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其六曰祁深舊非要郡宿兵至少城壘迫而庫陋宜廣而高之以防攻迫其七曰漢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代州定襄等路蓋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中國無險可守故虜騎直出燕南不復尋定襄等路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郡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從別路以來或雖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爲之防凡此守禦十二策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

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沿邊土豪并內地父老博採參較得之甚詳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又曰惟願解臣密職典河朔一要郡得以拙勤經營邊事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疏凡累千言弼疏所指八大王者謂燕王元儼也乃太宗子薨於是年春謚恭肅

六月開寶寺塔

災

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

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庭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咸得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物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况胡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可惡也

記

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

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非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有是命○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為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上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事衍衍不以為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為忤也○初仲淹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仲淹未諭其旨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

上帝願歸咎于眇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諫官余靖等言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孽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伏念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

秋七月宗室德文

封東平王

始用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為郡王國公者凡十人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故

契丹來告伐元昊

曰元昊負中國當誅今將兵臨賊境或元昊乞稱臣

幸無亟許其實以納契丹降人計之託中國為名也上以契丹來書及朝廷復書宣示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中丞王拱辰知雜沈邈度等謂來書大意以元昊不順朝廷遂乘釁興兵恐深入之後却歸朝廷乞拒而不納今答書便云於元昊理難拒絕則是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強虜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誘契丹邊戶虧事大之體違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已降詔與元昊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斗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於是復書畧曰聞親師徒直臨賊境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若以其於本朝稽効順之故則不煩出師况延州近奏元昊已遣楊宗素賫誓文入界若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何以却也乃命右正言余靖報使○宗真親將至夏國境上各據山巖兵相待曩宵奉卮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及罷契丹夜以兵

聖一

十一

劫曩宵反為所敗曩宵縱其去○韓琦言今朝廷若便謂太平則後有大憂者三若慮及經遠則後有大利者一羌人雖暫稱臣而歲邀厚賂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圖關輔此大憂一也契丹西討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曩宵心必不樂異日或隳盟誓此大憂二也今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取之於民日以脔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此大憂三也契丹恃強欲吞夏人而反敗恐自此交兵未已若能練將卒蓄財用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選近臣為之主帥委以久任使其經營一方又諸路昨招置宣毅兵僅十一萬欲乞除河東河北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

八月保州軍亂討平之

真定府定州路

額上悉用其言安撫田况遣李昭亮招降之降者二千餘其造逆四百餘人况盡得其姓名命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餘悉分隸諸

州宣撫使富弼恐復生變與都轉運使歐陽脩相遇於內黃
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
肯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富弼宣撫河北弼力求
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出以避

夏竦之謗也以歐陽脩為河北轉運按察使上面諭
脩曰勿

為父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
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越明年
脩上言向被密旨令圖本道利害陰為邊備而臣之本司不
得與機事非欲侵邊臣之權蓋調度軍儲須量舒急按察將
吏宜知當否欲請與聞從之脩又言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
寨又侵過地界朝廷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
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乃慮之過而計之
失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
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皇惑
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

備十一

廿四

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目今之事誠不足
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柰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
足懼自國家困於西部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
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
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
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勅敵爾聞其自敗
衄已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選招丁口簡募甲兵處處開教
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勇之俗加以日夜訓
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
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
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
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
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強
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面以窺河北又將來之大患者也臣
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

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怠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訟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况於邊要之任乎然臣謂為國計者若不以此虜為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况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而發言庶竭愚瞽少裨萬一○初脩有甥張氏少鞠于家嫁其姪晟後與僕姦事發鞠于開封脩素以言事切直忤權貴爭為惡言欲傾脩詔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之卒白其寃脩竟坐以張氏資買田立

詔戒按察苛刻

劉從

要一

廿

澁包拯之言也朝廷既降敕約束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以為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夜驚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亦負其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選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况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安能集事欲乞聖旨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詔毋以輔

臣所薦充臺諫○九月呂夷簡薨

上見輔臣涕下曰安

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

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干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上眷倚不衰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旦竒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上因慘然思夷簡

晏殊罷

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

煩數或面折之及脩出使河北諫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故絀然殊以章獻方臨朝不敢斥言而所役官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為非殊之罪云

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

備十一

禁

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詔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冬十月蔡襄罷

襄罷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

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襄以親老乞鄉郡而孫甫使契丹未還也○襄之知福州也薦進士周希孟為本州教授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詩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教之及襄去閩人為立德政碑○襄工筆札上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命襄書之其後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文上復命襄書之襄辭曰

十一月治進奏院獄罷黜

此待詔職也卒不奉詔

蘇舜欽等

監進奏院劉巽集賢校理蘇舜欽除名勒停

史館檢討王洙等降責有差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間席會賓客侍講王洙修注呂臻館職刀約章岷江休復宋敏求王益柔等與焉而益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於是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舜欽易故紙得錢請屬吏燕飲因以危衍下開封府治其事拱辰遂言舜欽放肆任率詆玩先聖實為害教舜欽巽俱坐自盜除名洙等皆得罪逐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官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

要十一

六十七

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

詔戒朋黨苛刻

畧曰

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何其盛也朕是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多辟

壬午郊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歲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元昊

獻誓表乃以誓詔答之約稱臣稟正朔改所賜敕為詔而不名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用青鹽

种世

衡卒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

世衡及知原州蔣偕幹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時偕又築堡未成而爲明珠臧臧設伏邀擊偕從間道遁歸渭州伏庭下請死經畧使王素貸其罪令畢功自贖偕卒成之致其首戮於市○世衡之在環州也屬羌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世衡又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上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二

